

胡
安
·
鲁
尔
弗
中
短
篇
小
说
集

当代外国文学

胡安·鲁尔弗中短篇小说集

外国文学出版社

一九八〇年·北京

责任编辑：王寿彭

封面设计：秦 龙

作者像木刻：聂昌硕

胡安·鲁尔弗中短篇小说集

外国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印刷三厂印刷

字数 489,000 开本 787×1092 毫米 $\frac{1}{32}$ 印张 10 $\frac{1}{4}$ 插页 3

1980年12月北京第1版 1980年1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01 — 27,000

书号 10298·30

定价 0.79 元



胡安·鲁尔弗

前 言

胡安·鲁尔弗，墨西哥当代作家，一九一八年五月生于墨西哥哈利斯科州阿布尔科的一个没落庄园主家庭。幼年由于父母双亡，家境困难，进入法国修女办的孤儿院。后又去瓜达拉哈拉城，寄居亲戚家中，在那里就学。念完中学后，到墨西哥城，寄居叔父家中。这时，一边去大学旁听一些课程，一边开始大量阅读世界各国的文学名著。十七岁起，弃学就业。先是在内政部移民局任职，后又做汽车轮胎推销员。在这期间，开始从事业余文学创作。一九四二年，与友人创办《美洲》杂志，并在该刊发表处女作《生活本身并不严峻》。一九四五年，与何塞·阿雷奥拉等在瓜达拉哈拉城创办《面包》杂志，并在该刊相继发表了《我们分到了土地》、《马卡里奥》等短篇小说，开始引起注意。一九五三年，短篇小说集《平原上的火焰》发表，声名大振。两年后，又发表中篇小说《佩德罗·巴拉莫》，进一步赢得了声誉，被称为“拉丁美洲最优秀的小说家之一”，“现代小说的先驱”，“拉丁美洲的乔伊斯”。这两部作品一版再版，仅在墨西哥就达十余次之多，并被译成许多国家的

文字。一九七〇年，获墨西哥国家文学奖。鲁尔弗自一九六二年起，开始研究人类学，不再发表文学作品，直至今日，仍在墨西哥土著民族研究所工作。

鲁尔弗作品的第一个特点，是相当真实地反映了墨西哥一九一〇年革命前后农村的现实。他一向被称为描写农村题材的大师，他创造的艺术形象已达到一个很高的水平，有人甚至说，农村题材已被他写尽，再也没有什么可写的了。这样说法不一定正确，但是，鲁尔弗的作品中的确呈现着墨西哥农村的一片惨淡凄凉的情景：大地主和庄园主横行不法，劳动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农民们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举行武装起义，最终遭到失败；改良主义的土改只是一场骗局，农民们无法在故乡生活下去，只好离乡背井，另找“乐土”。例如：《佩德罗·巴拉莫》中描写的佩德罗·巴拉莫，是一个庄园主。他少年时，家道中落，但成年后，通过巧取豪夺，很快成了拥有一眼望不到头的土地和成群的牛羊的暴发户。他肆意蹂躏妇女，残杀良民。仅仅因为他父亲卢卡斯参加某一次婚礼被流弹击中、误伤致死一事，他就一怒之下不分青红皂白，将参加婚礼的人统统杀死。村子里的妇女被他奸淫的已不可胜数，私生子多得互不认识。他还纵子行凶，雇了私人律师来为他伪造产业证书，买通官府，为他和他的私生子米盖尔的种种罪行开脱罪责。

鲁尔弗作品的第二个特点，是他采用了新颖的写作手法。人们称他的小说为“新小说”。特别是他的代表作《佩

德罗·巴拉莫》，作者一反“隐”在书后叙述故事，交代事件发展的来龙去脉的传统写作方法，取消了或者尽量限制了故事叙述者的作用，整个作品由一系列的对话、回忆、独白、私语等构成。作者象超现实主义画家的绘画一样，打破了时间和地点的局限，把不同时间、不同地点发生在不同人物身上的事件放在同一个画面上描写。作者也象一个摄影师，从不同的角度摄取各种镜头，然后又将它们组合起来。镜头与镜头之间不按时间顺序，甚至先后颠倒，中间还留有很多空白。读者要充分发挥自己的想象力，才能把这些镜头有机地连贯在一起。

有人说，鲁尔弗的创作方法是魔幻现实主义。这一点还有待进一步探讨。的确，鲁尔弗的作品中经常“人鬼不分”，尤其是《佩德罗·巴拉莫》，人物在现在看来均是死人，但他们又在进行对话，回忆，看起来又象一个个的活人。用作者自己的话来说，这是取消了生死的界线，时间的界线。小说中所描写的“荒无人烟，鬼魂昼行”的山村；冤魂的游荡，它们所发出的喧闹、叫喊、窃窃细语；鬼魂之间的梦呓般的对话，这一切都是作者用象征、夸张的手法所表明的这样的现实：在大庄园主佩德罗父子的残酷压榨下，劳动人民纷纷屈死于刽子手的屠刀之下，那些幸存者为了活下去，只好丢弃家园，逃奔他乡，从而加强了整个山村的荒芜凋敝的景象。

本书译文是根据委内瑞拉“阿亚古乔”丛书一九七七年出版的《胡安·鲁尔弗全集》译出的，并请孙家孟同志进行

了校改。在整个译校过程中，还得到秘鲁朋友恩里克·巴利翁博士的帮助，在此顺致谢意。我们限于水平，译文中错误之处一定不少，敬请读者指正。

屠孟超、倪华迪、徐鹤林

一九八〇年二月

目 次

前言.....	1
平原上的火焰.....	1
我们得到了土地.....	3
教母坡	10
都是因为我们穷.....	20
马卡利奥.....	25
那个人	31
清晨	42
塔尔巴	48
平原上的火焰.....	59
告诉他们别杀我.....	77
卢维那.....	86
只剩下他一个人的夜晚	98
你该记得吧	103
你没有听到狗叫声吗?.....	107
北方行	113
安纳克莱托·蒙罗纳斯.....	122

地震的一天	140
玛蒂尔特·阿尔康赫尔的遗产	148
佩德罗·巴拉莫	157
其他	301
夜间的一刻	303
电影剧本两种	312
生活本身并不严峻	319

平原上的火焰

我们得到了土地

经过几小时见不到树影，看不到任何树芽和树根的长途跋涉之后，终于听到了狗叫。

在这无边无际的道路上，有时以为远处不会有任何东西，以为道路的另一端，也就是土地龟裂，河道干涸的平原的尽头，什么东西也不会有。然而，事实并非如此，那里有一个村落。可以听到狗在叫，可以闻到空气中散发出一股炊烟味，仿佛那就是希望。

但是那村落还在非常遥远的地方，是风使人们感到它就在近处。

天一亮我们就上路了，现在大概是下午四点左右。一个人仰头望了望天，看了看挂在空中的太阳，说：

“现在是下午四点光景。”

这个人就是梅利顿，与他在一起的还有福斯地诺、埃斯特凡和我，我们一共四个人。我数了数，前面两个，后面两个。我回头一看，后面已经没有人了。因此我说：“我们是四个人。”不久之前，也就是大概在十一点光景，我们还有二十多人呢。后来三五成群地边走边溜，现在就只剩下我们这一小帮子了。

福斯地诺说：

“天可能要下雨。”

我们抬起头来，看见一片黑压压的乌云从我们头顶飘过。这时我们想：可能是要下雨了。

可是谁也没有说出自己心里想的事。我们早就不想再讲话了，这是由于天热，连平常很健谈的人到了这里也难以开口。在此地说话，酷热会使人舌干唇焦，最后只剩下喘气了。这里的情况就是这样，因此谁也不想说话。

这时落下一滴硕大的雨点，把土地打了一个洞，出现了一小团泥浆，象是吐了一口唾沫。雨就只下了那么一滴。我们都等待着再下，用眼睛搜寻着还有没有雨点，可是连一滴也没有了，不再下雨了。再一瞧天空，那片带雨的乌云正在飞速地飘向远方。从那村落里吹过来的风把乌云朝那些蓝色山岗的背阴处刮去，而这滴错下的雨点也早已被土地喝掉了解渴。

哪个鬼会造出这样大的一个平原来？这又有什么用呢？

我们又上路了。刚才我们停下来是想看下雨，但雨没有下成，我们又赶起路来。此时我想，我们刚走过的路比过去任何时候都多，我是这么想的。如果刚才下了雨，我可能又有别的想法。不管怎么说，我知道自我小时候起从来没有见过平原上下过人们所谓的雨。

这平原远非有用之地。这是个兔子不扒窝，鸟儿不建巢的地方，周围一无所有。要不是由于还有那么几株三叶

草和间或出现的几小块晒卷了叶子的枯草地，那可真是所谓寸草不生。

我们正是走在这样的一块土地上，四个人徒步而行。开始时我们还骑着马，背着枪，现在连枪也没有了。

我一直认为他们夺走了我们的卡宾枪倒是件好事，因为在这一带携带武器很危险。人们要是看到你成天背着一支拴皮带的“30”型卡宾枪，可以连招呼都不打就干掉你。然而马却是另一回事了。要是骑着马来，我们早就尝到了清凉的河水，并在那座村子的街道上散散步、消消食了。要是我们出发时的那几匹马，我们早就可以做到这一点了。但是枪和马都给人夺走了。

我极目四望，打量着平原，这么大一片土地竟是一块不毛之地，一眼望去，没有任何东西挡住我们的视线。只有几条小蜥蜴，在洞口探出头来，一遇到炽烈的阳光的烘烤，就赶快躲到石头下面阴凉处去了。可我们怎么办呢，将来不得不在这块土地上干活时，又怎样才能躲过这阳光呢？因为他们正是把这一块沙漠般的不毛之地分给了我们，让我们耕种的。

他们对我们说：

“村子那一带都归你们所有。”

我们问道：

“是那块平原吗？”

“是的，整个格朗德平原都给你们。”

我们正要开口告诉他们，我们不要这平原，我们要河边

那一块土地，要从河边到那长有卡苏阿里那树和巴拉内拉树那一带的好地，我们不要这块名为平原的“硬牛皮”。

但是他们没有让我们说出我们的想法。那位代表不是来跟我们谈判的，他把那些土地证往我们手中一塞，对我们说道：

“光是你们几个人就得到那么多的土地，可别吓坏了。”

“代表先生，可这平原……”

“抵得上成千上万对牲口哩。”

“可是没有水，连润润嘴的水都没有。”

“那么雨季呢？谁也没有答应过给你们一片水浇地。不过只要一下雨，玉米就会象有人往上拔一样地长起来的。”

“但是，代表先生，表土被冲刷光了，地就硬梆梆的。我们认为犁头根本插不进这片平原的石板一样硬的土地。要用锄头先挖个坑，才能下种。即使这样干也不见得能长出东西来，玉米长不起来，别的作物也不行。”

“你有意见可以书面提。现在你们可以走了。你们应该反对的是大庄园制，而不是分配给你们土地的政府。”

“请等等，代表先生，我们可没有说过任何反对政府的话。我们只是针对平原……不可以反对的，就不反对。我们只是说这……请等一等，让我们解释一下，我们还是回到本题……”

然而他不想听我们说下去。

就这样，他们把这片土地分给了我们。他们要我们在这只灼热的烤盘上种点什么，看看能不能发芽生长。但是这

里什么都长不起来，连秃鹰都不会到这里来。有时看得到几只秃鹰在高空疾飞，企图尽快逃离这片白茫茫的龟板地。这里一切都是静止不动的，人在上面走就好象往后倒退一般。

梅利顿说：

“这就是他们分给我们的土地。”

福斯地诺说：

“什么土地？”

我没有吭声，心里在想：梅利顿头脑发昏了，一定是天气太热使他说出了这样的话来。酷热穿透他的草帽，使他头脑发热。要不，他怎么会说这样的话？梅利顿，他们给我们的是什么样的土地？连一点土也没有，旋风都刮不起土来。

“总还是有点用处的，那怕是用来溜溜马也好。”梅利顿又说。

“溜什么马呀？”埃斯特凡问道。

我一直没有很好地注意过埃斯特凡，现在他一说话倒使我注意起他来了。他身穿齐腰的短大衣，下面露出象是一只母鸡的鸡头。

不错，他大衣下面是藏着一只花斑母鸡。这鸡睡眼朦胧，张着嘴象是在打呵欠。

“喂，特凡^①，从哪儿搞来的这只母鸡？”我问他。

① 即埃斯特凡。